

古今文綜

野居書肆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七冊

目錄

第二編 志記類

第一章 典志

(甲) 治理

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唐韓愈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唐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唐柳宗元館驛使壁記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

(乙) 兵事

唐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李觀邠寧節度饗軍記

明王禕漢南北軍記

王闔運湘軍志營制篇

(丙)食貨

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

宋曾鞏越州趙公救菑記

宋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宋朱熹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清朱彝尊尙書杜公疆理記

清王定安山右救災記

(丁)興造

晉失名氏造戾陵遏記

唐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宋王安石信州興造記

宋王安石桂州新城記

宋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宋曾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清胡天游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清曾國藩新寧縣增修城垣記

(戊) 巒序

漢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

宋王安石虔州學記

宋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宋曾鞏宜黃縣學記

明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清閻正衡石門縣學田記

清魯一同吳城義塾記

(己) 祠廟

(一) 聖哲

宋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宋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宋曾鞏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宋曾鞏徐孺子祠堂記

宋朱熹濂溪先生祠堂記

清查初揆西湖岳忠武廟合祀流芳翊忠二祠栗主記

(二) 寺觀

宋王安石揚州龍興講院記

宋王安石撫州招僊觀記

宋曾鞏分寧縣雲峯院記

(三)義烈

清唐甄海氏廟記

清曾國藩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清曾國藩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清曾國藩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清吳汝綸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四)雜祀

明王守仁象祠記

清陸隴其新修文昌祠記

(庚)上儀

漢馬第伯封禪儀記

宋歐陽修仁宗御飛白記

清王太岳高平行紀

清孔廣森欽頒文廟罇鐘恭記

清吳錫麒聖道執中記

清董基誠代撰皇上六旬萬壽恭紀

古今文綜

第四部

傳狀志記之屬

第二十七冊

杭縣張相謨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志記類

第一章 典志

記文大都被碑。其前爲序後爲銘詩者。體尤昭著。惟載筆之屬。類乎紀事。則不盡被碑焉。惜抱類纂名曰雜記。滌生雜鈔於雜記之外。創爲典志一目。吳擘甫頗推許焉。然滌生序例。謂典志所以記政典。所舉周禮儀禮八書十志三通之屬。皆典章之書。後世古文。惟錄子固趙公救菑記及序鑑湖圖。何其隘也。輒廣其例。析爲七目。所錄史志。僅平準書營制篇二首而已。

(甲) 治理

昌黎有言。令修於庭戶。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是故淵居高

拱可覘治化。匪惟官守之箴。抑亦戶牖之銘也。登其堂。讀其文章。憬然於國家之盛衰治亂。其來有自。何其有典。有則者與。錄五首。

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卽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素不賞。爵素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

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尊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記云

唐韓愈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總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爲尙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尙書

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觀覽焉。

唐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

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塹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泚泚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唐柳宗元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盤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

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彌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

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夷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乙) 兵事 今世命名。輒曰軍事。阮士宗七錄序云。劉向有兵書略。王儉以兵事淺薄。軍言深廣。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茲曰兵事。亦士宗之志與。錄四首。

唐柳宗元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

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閤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輿庫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茸蠹金節析羽旂旗旛旆咸飾

于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饒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寮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
鬪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魚。戠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
醢盎之齊。均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實觀
於遠邇。禮成樂徧。以敍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
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
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
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勒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
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唐李觀邠寧節度饗軍記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廣漠。聲凌
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展而嗟之。
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總戎之臣。咸望公而